

名家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Les Misérables 曹文轩大力推荐!

悲惨世界

[法]雨果◎著 感恩◎改编

全彩青少版

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樊发稼、安武林、谭旭东、李学斌

四位资深儿童文学名家作序推荐

名家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全彩
青少版

这是一套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中外名著。丛书立足原著，忠实原著，比原著更具有平易性与亲和力，其文学色彩与阅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，是一套让广大青少年朋友能真正接触文学、接触经典的好书。四位名家的联袂导读，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原著写作背景与特点；其中的插图也是本丛书一大亮点，把名著的精髓深深融入于现代画风，相得益彰。

—— 曹文轩



ISBN 978-7-5463-2470-8



9 787546 324708 >



特别
推荐



BooksChina.com
中国图书网

定价: 24.80元

Les Misérables



悲惨世界

[法]雨果◎著 感恩◎改编

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惨世界 / (法) 雨果(Hugo, V.) 著; 感恩改编. — 长春: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3

(名家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宝库)

ISBN 978-7-5463-2470-8

I. ①悲… II. ①雨… ②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
近代—缩写本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3560 号



- 出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www.jlpg.cn)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，邮政编码 130021)
- 发行：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(<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>)
- 制作：上海瑞禾 (www.rzbook.com)
- 印刷：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- 开本：787 × 1092mm 1/16
- 印张：14
- 字数：150 千字
- 版次：2010 年 5 月第 1 版
- 印次：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- 定价：24.80 元



安武林，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儿童文学作家、评论家、书评人。出版过长篇小说《泥巴男生》、《来自天堂的消息》，散文集《十四岁的天空也下雨》、《小学生格言一百句》，童话集《马大哈熊爸爸》、《葡萄牙小熊》、《老蜘蛛的一百张床》、《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花》等二十余本个人专著。荣获过张天翼童话金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等。作品被收入多种中小學生以及幼儿园辅助教材，也被翻译到美国、越南、新加坡等地。曾被《中国图书商报》评为“十年优秀书评人”。

导读

法国大作家雨果在少年时期就显示出了惊人的文学才华，很早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了。用我们今天的来说，他小时候就已经是个出色的少年作家了。他不但写诗歌、写戏剧，还写小说——并且，小说使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，成为许多后世作家的良师益友。

在法国，甚至在法国以外的很多国家，他的《悲惨世界》几乎是无人不知的。这本厚得出奇的长篇小说，是雨果的代表作，是文学宝库中的经典，也是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鲜活的历史画卷。

《悲惨世界》写的的确是一个悲惨的世界。一个人如果背负上污点或者耻辱的印记，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接纳他向善的决心。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正是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，饱尝艰辛与绝望的滋味。他出狱以来，不被这个社会接受，处处受到排斥和歧视，甚至连食宿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获取。如果不是米里哀主教伸出温暖的双手来帮助他，让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，从而下定决心重新做人，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做出怎样的

选择，怎样去对待他所遇到的一切。当然，这只是19世纪的法国巴黎，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。

在文学创作上，雨果总喜欢把心血放在主人公道德担当的层面上。从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，到《悲惨世界》中的主人公冉阿让，他们或者面貌丑陋，或者遭遇坎坷，但他们的心灵却无限仁慈、无限善良。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多么黑暗，但主人公的人格中散发的光芒却足以照亮整个世界。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。

雨果说，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，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。所以，这个世界的黑暗和光明全取决于人心的指向。

安武林





悲惨世界

Les Misérables



第一章

芳汀

- 006 | 第一节·挨个儿敲门的人
- 009 | 第二节·米里哀主教
- 017 | 第三节·主教的银烛台
- 030 | 第四节·绝妙玩笑
- 034 | 第五节·仓促的寄托
- 043 | 第六节·马德兰伯伯
- 051 | 第七节·苦命的芳汀
- 059 | 第八节·商马第事件
- 069 | 第九节·油尽灯枯



第二章

珂赛特

- 075 | 第一节·德纳第客店的生活
- 082 | 第二节·远离孟费郇
- 099 | 第三节·相依为命
- 104 | 第四节·修道院



第三章

马吕斯

目录

- 110 | 第一节·不存在的父亲
- 116 | 第二节·男爵的故事
- 122 | 第三节·离开吉诺曼
- 127 | 第四节·痴情少年
- 133 | 第五节·戈尔博老屋
- 143 | 第六节·丑恶的人



第四章

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

- 153 | 第一节·花一样的珂赛特
- 161 | 第二节·事情的由来
- 170 | 第三节·短暂的甜蜜
- 177 | 第四节·起义



第五章

冉阿让

- 188 | 第一节·血染麻厂街
- 194 | 第二节·心的斗争
- 203 | 第三节·得到的与失去的
- 217 | 第四节·白日西沉

第一节·挨个儿敲门的人

1 815年10月初的一个黄昏，距太阳落山大约还有一个钟头的时候，一个人来到了小小的迪涅城。

他很受人关注：中等身材，体格健壮，光头上扣着一顶皮沿便帽，胡须很长，可能四十六或四十八岁，这些都还正常。不过，他的打扮就有点出人意料：外面套着一件黄粗布衬衫，因为没有扣子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脯，领带已扭得像根粗麻绳子，老灰布衫左右两肘上都已用麻线缝上了绿呢布；蓝棉布裤的膝头，一个已磨成了白色，一个已有了窟窿；背上一只布袋，装得满满的、系得紧紧的；手里拽根多节粗棍，一双粗糙的光脚踩在两只钉鞋里。要是谁想在迪涅城碰见一个比他更褴褛的过路人，恐怕还不太容易！

当时，迪涅城最好的一家旅馆叫“柯耳巴十字架”。流浪汉向这家旅舍走去，他走进厨房：所有的灶都生了火，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着，店主人正在厨房忙着为车夫预备丰盛的晚餐，车夫们在隔壁屋子里高谈阔论，长叉上一只肥田鼠夹在一串白竹鸡和一串雄山雉中间，在火上不停转动，两条乐愁湖青鱼和一尾阿绿茨湖鲈鱼正在炉子上烹着。

主人听见动静，但双眼仍然紧盯着炉子：“您要什么？”

“吃和睡。”流浪汉回答。

“再容易不过了，”但待他转过头，目光落在这位衣衫褴褛的客人身上时，却郑重地说，“……要付钱的呀！”

当客人从布衫袋里掏出一个厚钱包时，主人又满脸堆笑了：



“好，就来伺候您。”

客人把钱包塞回衣袋里，把包裹放在门边，木棍仍拿在手里，坐在灶火旁的一张矮凳上。主人来回穿梭着，却总在打量这位特殊的客人。客人实在是饿了，转身问道：“很快能有东西填肚子吗？”

在他问时，旅馆主人正急忙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，又在窗台旁的桌上撕下了旧报纸一角，在报纸边上写了两行字，写后折好，交给一个小伙计，还在小伙计耳边交代了几句，小伙计便跑向市政厅了。

流浪汉对此毫无察觉，他又冷又饿，只关心：“马上能吃东西吗？”

“还得等会儿。”主人说。

不一会儿，小伙计就带着纸条回来了，主人急忙打开，仔细读了一遍，点了点头，沉思半晌后，走向矮凳上的客人。

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不能接待您。”

“为什么？您怕我没钱付？要不我先付钱？”客人倍感诧异。

“不是为钱的事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您有钱……”

客人还是不了解被拒的原因，他回答说：“有。”

“但我没有房间。”

客人并不挑剔，表示即使睡在马房也没关系。

“那也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些马把所有的地方都占了。”

客人继续让步：“阁楼上有个角落也可以，哪怕是一捆草。要不，我们吃完饭再说？”

“我不能为您开饭。”主人的态度强硬了。

客人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他站起来说：“我要饿死了，太阳一出来，我就上路了，到现在已走了十二法里了。我也有钱，我就是要吃的。”

主人继续打马虎眼，表示一点吃的也没有了。

客人扭头看见炉灶上的食物：“没有东西，那是什么？”



“那些东西都是客人定好的。”

“谁定的？”

“隔壁那些车夫先生们。”

“他们一共多少人？”

“十二个人。”

“但那里的东西足够二十个人吃。”

“那些都是早已定好并已付过钱了。”主人语意坚决。

客人再次坐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到这儿了，我饿了，我不走。”

主人凑到他耳边说：“快走。”不容商量的口吻让客人吃了一惊。

客人弯腰用棍子铁梢拨了一下炭火，转过身来准备解释，旅馆主人盯着他，像先头一样低声说：“废话已经说够了。您非要逼我说出您的姓名吗？您叫冉阿让。您一进来，我心里就有了些疑惑，我已经派人到市政厅问过了，这是那里的回音。您识字吗？”

客人往纸条上瞟了一眼。主人停顿了半晌，继续说：“无论对什么人，我向来都是客客气气，您还是走吧。”

那人低下了头，拾起地上的布袋，紧靠墙壁，往前走了，一次头也没回。马不停蹄往前，穿过了许多他不认识的街道。敲开多少扇门，就被拒绝多少次。天黑了，他饿得难熬，他想寻找一个能过夜的地方，哪怕简陋的破屋也好。

他走到监狱，大门上垂着拉钟的铁链，他拉动了，随后，墙上一个小洞开了。“看守先生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恭恭敬敬地脱下他的便帽，“您能开开牢门，让我在里面住一晚上吗？”

“监牢又不是旅馆。您得先叫人逮捕你，这门才会为你开。”

他不得不继续游荡，他出了城，田野一片荒凉，又顺原路回去。他不认识街道，只得信步走去。他到了省长公署，过后又到了教士培养所。经过教堂广场时，他狠狠地对着教堂扬起了拳头。广场角落上有个印刷局，他已无力坚持，也不再奢望什么，便径直走到印刷局门前的石凳上躺下来。

这时，恰巧有位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，见有人躺在石凳上，便



问：“您在这儿干什么，朋友？”

他气冲冲、粗暴地回答：“没看见吗？老太婆，我在睡觉。”

“睡在这石凳上吗？”她还真是有耐性。

“我已睡了十九年的木板床了，今天偏要来睡睡石板床了。”

“您当过兵吗？”

“是呀，老太婆，当过兵。”他乐意胡诌。

“您为什么不去旅馆？”

“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所有的地方都赶我走。”

老妇人推了推他的胳膊，指着广场对面主教堂旁边的一所矮房子，对他说：“所有的门您都敲过了？”

“敲过了。”他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

“敲过那扇没有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去敲那扇门。”

第二节·米里哀主教

迪

涅城的主教查理·佛朗沙·卞福汝·米里哀先生散步回来，关上房门，在自己屋子里一直待到很晚。他是位七十五岁的老人，他妹妹巴狄斯丁姑娘陪伴着他。说她是姑娘，其实有些不自然，因为她只比主教小了十岁左右，只是她一直都没有结婚而已。一位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女仆，叫马格洛大娘，是这兄妹俩的管家。

八点钟，主教先生还在忙碌。马格洛管家按平日的习惯到他床边的壁柜里去取银器时，他正在一张小方纸上写着字，膝头上摊着一本束缚手脚的厚书。过了一会儿，主教估摸餐具已摆好，他的妹妹也许正在等待，他才合上书，起身走进餐室。那间餐室是个长方形的屋子，有个壁炉，门对着街，窗子对着花园。



马格洛管家刚刚把餐具摆好，尽管她手中忙碌，却仍和巴狄斯丁姑娘聊着家常。马格洛管家矮小、肥胖、活跃，主教先生的妹妹温和、瘦削、脆弱，比主教稍高一点，身着蚤色绸袍。马格洛管家像个“村婆”，主教先生的妹妹却像“夫人”。马格洛管家伶俐、活泼、仁厚，嘴角一高一低，上唇明显厚于下唇，显得她忧郁而又急躁。只要主教沉默着，她总用一种尊敬而又略显不拘的态度和他说个不休；但主教一开口，她又和那位妹妹一样，服服帖帖聆听了。

主教走进餐室时，马格洛管家正兴致高昂地和主教妹妹谈着她所熟悉，主教也早就听惯了的关于大门门闩的问题。管家在街上买晚餐时，听到人们在好几处地方议论：一个奇装异服的宵小，一个让人生疑的恶棍，他大约已到了迪涅这座城市了，今晚深夜回家的人可能就要倒霉了，更何况警察的工作又做得不够。在主教先生进来后，管家大娘又把这事讲述了一遍。

主教先生从来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，但这时，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，并且敲得相当凶。

“请进来。”主教说。

门开了，一下子便大大地开了，应该是有人使了大劲和决心推的。有人进来了，正是到处求宿的那个黄衣人。他走进来，向前迈了一步，然后停住，任凭门在他背后敞着。布袋仍然在他肩上，木棍依旧在手里，神情困急，却又粗鲁而放肆。壁炉里的火光正映照着他，一副凶恶可怕的神情，如同是恶魔的化身。

管家大娘吓得失去了叫喊的力气。她大吃一惊，变得目瞪口呆。巴狄斯丁姑娘瞧见那人正朝门里走，吓得连身子都站不直，约摸几分钟后，才慢慢转过头，对着壁炉，望着她哥，面色才重新恢复深沉恬静。

主教镇静地看着那人，还未开口问他需要什么，那人两手紧握棍子，眼光在主教和两位妇人之间逡巡，没等主教开口，他就大声喊：

“请听我说。我是冉阿让，一个在监狱里过了十九年的苦役犯，我才出狱四天，我要赶往蒙特勒伊，那里是我的终点。我从土伦走来，今天是第四天了，今天我就走了十二法里，掌灯时才到了这地方。我到





一家客店住宿，就因我手里拿着的是黄护照，被他们赶了出来。我又投奔另一家客店，他们让我滚。没有一家客店愿意收留我。就是监狱的门，也不肯为我而开。我还去过狗窝，被狗咬后，还是被撵了出来。狗也像人一样知道我是谁似的。我只有到田里，准备在外露宿一晚了。天上没有星星，我怕天要下雨，又不会有天主阻挡下雨，我只有回到城里，找个门洞也好。在那边空地里，刚好有块石板，我正要躺下去，一个婆婆把您这房子指给我看，让我来敲敲您家的门。您这儿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是客店吗？我有钱，我有积蓄。一百零九个法郎十五个苏，我在监狱里花了十九年的时间做苦工挣来的，我会付账的。您能让我歇下吗？”

主教吩咐：“马格洛大娘，加一副餐具。”

那人走了几步，靠近台上的那盏灯。他没明白主教的意思，“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听清了没？我曾是一个苦役犯，一个被罚做苦役的罪犯。我刚出狱才四天。”他边说边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，“您看，这就是我的护照。黄的，您瞧。这东西让我到处被人赶。您要我念吗？我会念，我，我在牢里也念过书。那里也有学校，愿意读书的人都能够进去。您听吧，这都是纸上的原话：‘冉阿让，苦役犯，刑期满释放，原籍……’您不一定对我是哪儿的人有兴趣，‘处狱中共十九年。计攀墙行窃，五年。四次越狱未遂，十四年。为人险狠无比。’就这样！大家都把我赶出来，您愿意收留我吗？您这是客店吗？您肯卖给我食物吗？您这里有一间马房让我过夜吗？”

“马格洛大娘，”主教吩咐，“您给壁厢里的床铺上条白床单。”马格洛管家立即照做了。主教转过身来，对着那人说：“先生，请坐，烤烤火。我们过一会儿，就吃晚饭。同时，您的床也会预备好。”

到这时，那人才完全明了，阴沉严肃的面孔上浮现出惊讶、疑惑和开心交织的神情，他还不太愿意相信，继续询问：“真的吗？先生，您愿意收留我？您不赶我这苦役犯走？您还叫我‘先生’，不叫我‘你’和‘狗东西’，也不叫我滚。可别人都是那样叫我的。我还以为您一定和他们一样轰我走呢，我一进来就告诉您我是谁了。呵，



那婆婆真好，把您这地方告诉了我。这样，我可以吃饭和睡觉了，床还带有褥子和床单，和别人一样！您知道吗？我都有十九年没在床上睡觉了。您真不赶我走？您真是有天良。您放心，我有钱，我一定会付账的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您贵姓？随便您开价多少，我都愿意照付。您真是个好心人，您是客店主人，对吗？”

“我只是这里的一个神甫。”主教回答。

“您是神甫！”那人继续道，“呵，多好的神甫！那么您不会要我的钱了？本堂神甫，对吗？大教堂里的本堂神甫。您瞧，我是多么愚蠢……”他说的同时，把肩上的布袋子和手里的棍子一并放在屋角，把护照插进衣袋里，稍有些不自在地坐下去，主教妹妹和蔼地冲他微笑。他接着说：“您真是仁爱，神甫先生。您没有瞧不起我。一个好神甫确实好！那么，您不用我付账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”主教说，“把您那一百零九个法郎留好。”

“还要加上十五个苏。”那人补充。

“您一共有二百零四个法郎十五个苏。您花了多久挣来的？”

“十九年。”

“十九年！”

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那人继续说：“我的钱，全都在这了。这四天里，我只花了二十五个苏，那是在路上帮别人卸货挣的。因为您是神甫，我得告诉您。在我们监狱里，也有个布道神甫。请您原谅，我可能说不太好。您能理解的，像我这样的人。对吧？他在监狱里祭台上做弥撒，他头顶上的那尖尖的金玩意儿，在正午的阳光里，闪闪发亮。我们这些人，排成一行行，三面围着祭台。他为我们布道，但是我们压根什么也听不见，因为他站得太靠里了。他就是那样的主教。”

在他说话的同时，主教走到门边关上了敞着的门。管家大娘走了进来，手里多了副餐具。主教先生吩咐她把餐具摆放在靠近火的那面。然后，主教先生面对客人：“我知道，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够厉害。您大约有点冷，对吧，先生？”



每当主教用他那特有的柔和严肃的声音诚心诚意道出“先生”时，那人就显得特别兴奋，受过辱的人都渴望能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主教随意说了声：“这盏灯，太不亮了。”管家大娘便会意地走到主教卧室，从壁炉上拿了对银烛台，点燃后放在餐桌上。

那人说：“神甫先生，您真是太好了。我没有向您隐瞒我是从哪来的，也没隐瞒我是个倒霉的人，但您一点都没有瞧不起我，还让我住在您家里，又为我点起银蜡烛。”

“您不用告诉我您是谁。这房子也不属于我，它是耶稣基督的。它并不关心走进来的人是谁，只关心他是否有痛苦。您现在有痛苦，您就安心在这里住下吧。您也不用谢我，说把您留在我家里是不合适的。谁也不是在自己的家里，除非需要住所。您现在需要住处，可以说，您现在就是在您自己家里。这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您的，您都可以自由支配。您说我有必要知道您的名字吗？更何况在您想告诉我您名字之前，我心里已经早知道了您的一个名字。”主教坐在客人身边，按了按客人的手，以示安慰。

客人难以置信，问：“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您早就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主教平静地回答：“对，我知道您一个名字是‘我的兄弟’。”

“真是奇怪，神甫先生，我进门时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但遇到这么好的您，我现在却一点也不觉得饿了。”

主教慈祥地问他：“您吃过不少苦吧？”

“要穿上红囚衣，脚上带着铁球，只能睡在木板上，在苦囚队伍里不论严寒酷暑地做苦力，挨棍子，还得拖上沉重的夹链条。被关黑屋子，是常有的。就是病了，也不能取下链条。狗说不准还比我们快乐些。过了十九年，带着黄护照出来时，我已四十六岁了。”

主教安慰他：“您来自苦地方。但您听，一个流泪表示忏悔的罪人在天堂也会快乐的，因有了他的忏悔，上帝对他的喜爱远甚于一百个穿白衣的善人。您现在已从苦地方出来了，如果还怀着一颗憎恨的心，那您还是个可怜的人。如果您心怀善良、仁爱、和谐，那您就高尚过我们中的任何人。”



晚餐上桌了：汤一盆，咸肉和羊肉各一块，无花果、新鲜乳酪若干，黑麦面包倒是有一大块。汤用白开水、植物油、面包和盐混和而成。在这些日常食物之外，管家大娘还主动加上了一瓶陈年母福酒。

主教一脸愉悦地邀请客人入座，并让客人坐在他的右边，那是他素日留客晚餐的习惯，也表示出对客人应有的尊重。主教先生的妹妹，则在哥哥左边坐下。

主教做完祷告，亲自动手给大家分汤。客人大口地吃起来。突然，主教说话了，他觉得餐桌上少了样东西。按照这家人的习惯，每当他们留客人享用晚餐时，总是在餐桌上摆上他们珍藏的三副银器。管家今天确实没有把它们拿出来摆上，主教一说，她就明白了主教的意思，不动声色地进屋去了。没过多久，那三副银器，整整齐齐地摆在餐桌上了，在烛光的映照下，熠熠生辉。

客人和主教在餐桌上的一席谈话，巴狄斯丁姑娘曾在给波瓦舍佛隆夫人的信里叙述过：

“……那人明显饿了，狼吞虎咽地吃着，喝完汤后，他说话了：‘神甫先生，对我来说，这一切东西确实实是太好了；但是我不得不说，那些不愿和我一起吃饭的车夫，他们的食物比您的还要好。’

“说真的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我哥回答：‘他们确实要比我辛苦。’

“那人忿忿不平：‘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比您有钱。我看得出来，您并不富裕。您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神甫先生吧？真是没有天理，上帝要是真的慈悲和公平，那您就理所当然应该是个本堂神甫。’

“我哥说：‘上帝慈悲的好处，并不能仅仅用公平两个字来衡量。’过了一会儿，他问客人，是否一定要去蒙特勒伊。’

“‘那是指定的路程。’

“我哥说：‘明天一早您就要动身了，这段路不太好走。昼夜温差较大，晚上冷，白天热。不过，您去的地方倒确实不错。我家在革命时期破产了，我起初躲在一个地方，完全靠两条胳膊做工维持生计。因为毅力不错，我在那里找到了不少工作，只要我们肯努力。那里有不少工厂，这些工厂往往规模都不小。’